

钟南山、张伯礼等多位专家悼念吴孟超院士
他在一天 我们就有后盾有依靠扫一扫
查看系列报道

医师报讯（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 黄玲玲 陈惠）“先生虽已离去，但大医精神永存，后辈定当不负您所望，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前进，为患者健康尽心，为医学发展尽力。”

“照片中您那张总是洋溢着灿烂笑容、充满自信的脸庞，想着您对我们的谆谆教诲、无限关爱，我多么想您不离开，多么想您再回来！我还有好多事想要跟您汇报。”

“敬爱的吴孟超院士，放心吧，您的事业后继有人。您永远活在我们的队伍里，我们的心目中！”

5月26日上午8时30分，吴孟超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举行。军队和地方有关方面负责同志，吴孟超同志亲属、同事、学生、生前友好及各界人士也前往送别。钟南山院士、张伯礼院士、樊嘉院士、李兰娟院士、郑树森院士、樊代明院士等敬献花圈花篮，以表对吴老的哀思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：
我们将永远怀念您！

听闻吴老去世的噩耗，顿时慌了神。虽知近一年来他的身体不大好，一直在医院里住着，但作为晚辈，总归是希望他能一直健康，不要离开我们。因为，他在一天，我们就感觉有后盾，能有所依靠。

吴老对老师非常尊重，对年轻医生也爱护有加。第一次见他，在1985年我博士研究生毕业时。裘法祖教授安排我

到机场接吴老，可到了机场，找了半天，我也没看到他。等最后旅客都走完了我还是没接到，只能带着担心与紧张回去了。回去后一进门我就很紧张，他却很主动地跟我打招呼，说“你就是陈孝平小师弟吧”，当时那种紧张的气氛一下就没有了。

吴老尊重老师总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上。裘教授90多岁时，吴老也已有80多岁了，那时经常能

在公共场合看到吴老主动搀扶着裘教授走，那场景令人感动，他和裘教授的师生情在学术界也被传为佳话。虽然我和吴老不在一个城市，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，和他的帮助与教育是分不开的。

吴老的去世不仅是中国肝胆外科界，也是整个外科界的重大损失。巨星陨落，我们将永远怀念您！

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：
他是我们的榜样！

我与吴老一起参加过多次学术会议，他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肝胆胰外科医生的培养。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他在肝胆胰外科领域的相关科研成果、手术技术、治疗方法等，都会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和年轻医生们分享，教导我们如何更好地提升技术水平，更好地为患者服务。

2007年，吴老、王红阳院士和我共同倡议“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

重大传染病防治”科技重大专项肝癌主题的设立和实施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吴老，是在2018年。当时，我们就肝癌相关的国家课题，向吴老进行汇报。那次见到他，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，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年过九旬的老人。依然亲自为患者做手术。那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他是我们的榜样啊！吴老90多岁高龄依然

奋斗在临床一线，这样的敬业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肝胆胰外科医生们，以吴老为榜样，救死扶伤，尽己所能为患者解决病痛。

在日常工作中，我也用吴老的精神要求自己：面对危急重症的患者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挽救；越是难度大的手术，越是要迎难而上，勇于挑战突破，用最好的年华、最好的技术去挽救患者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：
难忘知遇之恩 先生万古流芳

20世纪80年代，经吴老和裘法祖教授的推荐，我在德国开启了长达10年的留学与工作生活。对我来说，吴老是慈爱的师长，更是一位伯乐。

吴老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）后，亲自飞到德国来看望我们这批留学生，并对我们说，如果有可能，希望你们能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工作。吴老的求才若渴打动了，1997年，我带着导师赠送的整整一

集装箱的科研仪器和30万马克科研基金回到上海，来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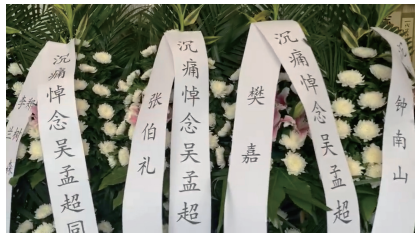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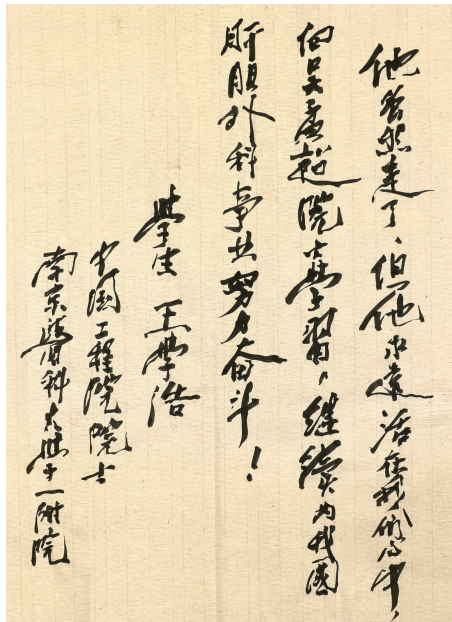
在吴老的“力挺”下，我创办了中德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，我们医院是国内较早专门设立国际合作实验室的医疗机构。

1999年，我还提出要建立生物样本库，除了做病理以外的手术切除样品，剩下的可以留下来做科学研究。吴老对此非常支持，专门批示：研究生每天可有一人进入手术室

取样品。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由此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一个肝癌样本库。

吴老是一个奋发图强、敢于创新的人，也是一个始终坚持坚守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。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精神，才能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，自筹资金，想方设法让医院得到发展。

先生虽已离去，但大医精神永存，后辈会继承他未竟的事业，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前进，为患者健康尽心，为医学发展尽力。



同仁追思

他教会了我们身为医者的内涵

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肿瘤科王杰军：在我做医生的经历中能遇见吴老是一种幸运。吴老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如何治病，他是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有大医情怀的医者；教导我们做一个对医

学事业无私奉献、有敬畏之心的人。跟在吴老的身边会时刻感受到他的智慧、激情，对年轻人的真心关爱；也让我时刻感受到他对新事物的敏锐和接纳的胸怀。我们会永远记住您，敬爱的吴老！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于布为：1986年，我报考了吴老的外科学博士研究生，成了吴老的学生后，才慢慢明白导师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医的内涵。

一次，有患者家属到吴老的门诊，来了解他爱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法，有

些出言不逊，我很想帮吴老顶他几句。可谁知吴老一点也不生气，还示意我不要激动。等这位患者家属满意地走后，吴老耐心地告诫我：我们是做人的工作的，是为患者服务的。不管患者身份高低贵贱，你也永远要牢记，你是为他们服务的人！

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）陆智杰：吴老是很严厉的医生，和他搭台做麻醉压力很大。一般吴老都会排2~3台手术，做完一台关腹时，他会稍事休息，20分钟后准时回到手术室。这时如果第二台手术患者还没有麻醉好，吴老就眼睛一瞪：“麻醉怎么回事？”所以我们练就了控制好麻醉、患者缝完皮

肤就迅速苏醒拔管、第二台病人硬膜外、颈内静脉、气管插管一气呵成的本事。吴老虽然严厉，但每当高难度的肝脏手术顺利完成，吴老都会开心得像孩子。他会在房间里转一圈，然后问我：“血压怎么样？”当我回答：“血压心率都正常”，吴老就挥挥手，一言不发地走了——他不说话，就是在表扬我们呢！

中部战区总医院卢绮萍：2002年，吴老得知我已成长为武汉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，专程来到我院视察工作，并向我了解科室近年的发展和未来的规划。他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女

同志做外科医生不容易，做外科主任更不容易，一定要坚定信念不动摇，临床科研都要抓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你一定会干好的！”正是这份热情鼓励，给了我不断前进的动力。

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

属医院（上海长征医院）

周丽平：初次见到吴老，我们还是一群懵懂的小兵。只见一个个头不高、慈眉善目的爷爷，笑眯眯走过来一一和我们握手。“和蔼可亲的邻家爷爷”这个第一印象迅速在我的脑海中定格。吴老曾多次对我们讲：“医生的眼睛是会说话的。你一个热情、关切的眼神，患者能得到尊重和鼓励；你一个冷漠、麻木的眼神，能把患者推向深渊！”

解放军第960医院

王宝成：吴老不仅尊重患者，也尊重每位学者，不论是知名专家，还是青年学生。到过吴老办公室的人都有一种体验：来时吴老会起身迎接、走时会送出房门。更令人难忘的是他会与你热情握手。握着这样一双因一万多例手术而变形的饱经沧桑的双手，相信每个人都会心潮澎湃。

我博士论文答辩时，按程序需要导师介绍学生的思想、学习情况及考核成绩。此时，年近八旬的吴老执意站起身来，宣读我的情况。我深知，吴老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，表达对评委们的尊重。